

西沙儿女

——正气篇

浩然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

西沙儿女

洪 范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祖国的西沙，是美丽富饶的群岛。她象一颗颗明珠，闪耀在祖国南海之上；她象一个个哨兵，屹立在波涛涌浪之中。我国人民世世代代在这里劳动，用汗水灌溉了西沙；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女，千百年来在这里战斗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西沙——西沙，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！

这里，英雄的故事象海里的彩贝一样多。浩然同志的新作《西沙儿女》，写的只是其中的一个。全书分为《正气篇》和《奇志篇》两部互为连贯的中篇小说。

《正气篇》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海人民抗日武装斗争为背景，通过对西沙渔民为保卫西沙，同奸奸渔霸和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描写，集中塑造了程亮这一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，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这些都是通过优美曲折的故事和散文诗式的语言表现出来的，热情洋溢，生动感人，是作者在艺术形式上新的尝试。

西 沙 儿 女

— 正 气 篇 —

浩然

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31,000字

1974年6月第1版 197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,000册

书号：16071·39 定价：0.45元



1

大海茫茫，黑夜沉沉。

这个大海呀，是海南岛南边的南海。

海上滚着狂风。

狂风掀着巨浪。

巨浪携卷着暴雨。

暴雨摇撼着“天涯海角”的小港湾。

港湾里飘泊着几条破破烂烂的小渔船。

小渔船的舱口，挤着一群焦急不安的渔家妇女。从她们的头顶和肩膀的空隙中，射出一线淡黄色的灯光。

灯光穿过雨丝、浪花和几条并排着的船舷，又投到岸边的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。

小路上，一个人急行猛走而来。他那两只赤着的大脚，跨上一条船舷，又跳到另一条船上。在他距离光亮越

来越近的时候，立刻显示出一副高大魁梧的身躯。他的眼神忧虑而又急切，远远地喊了声：“符阿婆，生了吗？”

一个瘦弱的老渔妇闻声从舱里挤出来，一边用衣袖擦擦脑门上的汗水，用手撩撩花白的头发，一边回答说：“程亮啊，别焦急，这会儿还没落生。……唉，两天两夜啦！”

这个名叫程亮的大汉，停在舱外的船头上。那木板在他的脚下“吱吱”地响个不停；头顶戴着的竹笠被风揭掉，肩上披着的蓑蓑往下滴着水珠。

符阿婆朝他身后看一眼，问道：“你不是去请郎中吗？”

程亮摇摇头：“他不肯来。”

符阿婆说：“你到夏府借几个钱给他，就乖乖地来了。”

程亮哼一声，说：“这些鬼靠不得。符阿婆，你多替我拿办法吧。”

符阿婆望望对面大汉那张愁苦的脸，叹口气，无可奈何地转回船舱里。

程亮朝前走了两步，又犹豫地停下。他不忍心进到舱里看看那个痛苦挣扎的女人。

狂风还在滚动。

巨浪还在掀跳。

暴雨还在紧一阵慢一阵地泼洒。

那飘摇的船头，一会儿被抬高，一会儿又被压低，好象要把程亮投进那黑暗无边的大海里。他却任凭风吹浪

打，两脚稳站，两眼紧紧地盯着舱口的灯光，两耳用力地捕捉着那边的声音；任何一点动静，都牵动着他的心。

符阿婆又从舱里钻出来，那神情显得越发慌乱。

程亮忙迎上前叮问：“怎么样呀？”

符阿婆摊开两只手：“没指望……”

程亮恳求：“你要多费心哪！”

符阿婆压低声音说：“如今只有一筹，你来断定吧：要母，还是要仔？……”

程亮不加思索地连忙回答说：“不，我两头都要，我两头都要！”

符阿婆说：“不行啊！”

程亮拉住她的衣袖，沉痛地说：“我们的根根底底你是最清楚的呀！她阿爸和我阿爸从小就在一起抓鱼；下南沙，闯西沙，两条性命拴绑着不分开。她阿妈病倒没钱医，冤死了，我阿妈就奶着她长大。她阿爸欠下船租交不上，被渔霸打得口吐鲜血，临嚔气，拉着我阿爸的手，千嘱咐，万叮咛，把她许给我。她十八岁嫁给我，整整十五年了，在这南海西沙的风波浪里出生入死，没跟我享过一天福，我能这样扔下她吗？我们连着生了两个女仔，大的没食吃饿死了，二的掉在海里淹死了，十年的光景又盼来这一胎，我能不要吗？符阿婆，你是个好心肠的人，你替我想想啊！”

符阿婆的心被这汉子的话说酸了，又无计可施，两只手忍不住地直发抖。

程亮越说越激动，扯下蓑囊摔掉，不顾一切地冲到舱口，挤开站在那儿的渔妇们。他象对天、对海，大声地呼喊起来：“娃呀，娃呀，你为什么不肯出生呢？你嫌我们穷吗？穷是穷的，头上没有一片天，脚下没有一块板，浑身碎布不遮体。可是，娃呀，阿爸我力壮，阿妈她勤劳，大海对我们最有情，西沙给我们藏着宝，我们拚了命也要把你养大，我们定要疼爱你的！你怕这个世道黑暗吗？黑暗是黑暗的，海里鲨鱼翻恶浪，陆上豺狼逞凶狂，穷人都在水深火热里。可是，今时跟你阿公在世那时不一样了，涨潮会落潮，黑夜过去就是天明，穷人就要抬头、就要直腰，世道就要大变啦！娃呀，娃呀，你是咱穷渔家的后代根苗，阔人们越欺压咱，咱越要挺着胸膛生、挺着胸膛活，一代一代接下去呀！……”

这声音象雷鸣，似电闪，震动着渔船，响彻在汪洋大海。

狂风，胆怯了！

巨浪，低头了！

暴雨，躲避了！

一船人擦掉泪水，昂起头！

……

是听了父辈的呼唤，还是受到亲人们的感动？当太阳冲破云雾，驱净了阴雨，在风暴海浪短暂喘息的当儿，程家的婴儿“哇啦”一声喊叫，——落生了！



2

在那历史颠倒的旧社会，渔家人的生与死，不如海里一条鲜鱼，不如岸上一株花草。

可是呀，这一回程家的孩子出世，却牵动了琼涯镇夏府的渔霸。

这渔霸姓夏，名云雅。他霸着海面，占着岸边，出租船只，包收鱼产，外加放高利贷，真是风丝水点都不漏。他念过孔孟之书，逛过香港、广州，刚交四十，却老奸巨滑。如今他又跟日本侵略军勾搭上了，狐假虎威，更加有恃无恐，真是杀人不眨眼，吃人不吐骨头。沿海湾的岸边，东西三十里，人人提起人人恨；按照“夏云雅”这三个字的谐音，给他起个绰号叫“鲨鱼牙”。

早晨起来，鲨鱼牙陪着一个日本侵略军的翻译官，卧在大厅的红藤躺椅上，面对着面，“啞儿、啞儿”地抽鸦片

烟。

二管家独眼蟹满脸堆笑地从外边进来了。他在迎门的地方站了片刻，慢慢地走近藤椅边上，先向翻译官弯腰九十度鞠了一躬，又凑到鲨鱼牙耳根，小声地说：“报告老爷，程亮的女人生了。”

鲨鱼牙眯着眼睛，拖着长腔问：“生个活的，还是生个死的呢？”

“活的……”

“妈的，没告诉你们不让他活着嘛！”

“当时渔船上人多势众，收生婆又是他们自己的人，不好下手……”

“他活着，这不是给我为难嘛！”

“不会的，老爷。他生了个女仔。”

“啊，女仔呀？溺死了吗？”

“我想他穷到这步天地，养不活一个女仔。”

鲨鱼牙笑笑，又抽两口烟，说：“程亮这个穷抓鱼的，与众不同，要留神一些。”

独眼蟹赶忙答应：“老爷放心。他程亮吃着老爷的，穿着老爷的，用着老爷的，他不敢不听吩咐。”

白脸的翻译官抬了抬头说：“喂，管家，那个女人的人品如何、奶水好不好呢？要查看清楚。否则我不好交差，你家主人也不好结账呀！”

独眼蟹赶紧回答：“不用问也错不了。常言说：种田看土，养仔看母。程家女人长得端庄、身强力壮正年轻，

象一头大水牛。这简直是老天有灵，专给皇军大人的贵公子预备下的。”

翻译官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三天后让她来府上侍候。”

鲨鱼牙使劲儿抽几口烟，又对独眼蟹说：“你到那儿别直来直往的，要绕个弯子。如今的世道，跟以往的样子，多少有那么一点点不相同了。我们对穷人，除了打，还得骗，最好用上一些怀柔的手段。”

独眼蟹会意，连连点头。





3

炊烟在船头上随着晨光飘绕。

婴儿在船舱里和着浪涛啼叫。

邻船的渔妇们，昨夜晚为程家担过惊慌，这会儿，又一边穿梭补网，一边小声议论这惊慌过后是喜还是忧。

这个说：“程亮夫妻，连着两胎没留住，盼来盼去盼这胎，谁想又是个女仔！”

那个说：“拖个娃，束着手，天这样冷，水这样凉，鱼不上网，西沙又不能去，怎么过生计？”

.....

一个名叫何望来的人登上船头，把大家的好心议论给打断了。

这个人中等个头，骨架还结实，就是面皮老，还不到三十岁的年纪，看上去足有四十开外的样子了。他原来也

是个使船抓鱼的，倒也满能干，只因为米价高，船税重，日月很难过；加上他好喝几口老酒，越愁越喝，越穷越喝，交不上船租，还不上利息，船硬被鲨鱼牙给收走了。他的女人去给夏府洗衣服，他也被迫离开海上生活，在琼涯镇和码头上打短工、干杂活，硬着头皮度时光。他跟程亮是在西沙结交的好朋友，在那边金银岛的岛上和海上，一块儿滚过十几个春冬，所以今日特意来看望。他一手抓着破了顶的竹笠，一手抓着小酒瓶，笑眉笑眼地走上船来。

他对众人说：“我刚听到一点信息，来给阿亮哥贺喜。”

符阿婆从舱里迎出来，小声说：“莫吵吵，阿亮生了个女仔。”

何望来一怔：“女仔呀？”

符阿婆说：“对的，你赌输了。”

何望来兴致立刻减半，说：“当初我对阿亮哥打包票，事不过三，定要生个男仔呢！”

符阿婆又用手势压他的高声，朝那边船上正在烧饭的程亮唠唠嘴：“当心，别撩逗他，他的气色很难看。”

众人一齐朝那边看看，都觉察到符阿婆瞧得准。

那个蹲在灶边、用葵扇搨火的高大汉子，宽宽的额头，浓浓的眉毛，微微凹陷的眼睛，还有紧紧闭着的嘴巴，组成一副难以断定的神态：不是喜悦，也不是懊丧，而是象潮水冲击过的礁石那样严峻，象浪涌起伏的大海那样深沉；一个人，只有在他摆脱了犹豫的痛苦，下定了决心的时候，才会有这样的表情。

众人正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想交换一下心思，再过船去或安慰或开导程亮的时候，忽听岸边有人声。

何望来抬头一看，急忙用竹笠遮了酒瓶，一头钻到符阿婆的舱里躲藏起来。

渔妇也都显出愤怒的神色，一个个绷起面孔，忙起营生，不再说话了。

岸边走来三个人不人、鬼不鬼、打扮怪样子的货，都是夏府的奴才。

前边走的二管家独眼蟹。顾名思义，本来螃蟹走路就不正，加上独眼，更加横行霸道。

他后边跟着两个小奴才，抬一个小竹篓。

三个人直奔程亮的船上。

小船不高兴地乱摇晃，险些把他们撩到水里去。

独眼蟹冲着程亮呲牙咧嘴地招呼一声：“阿亮，恭喜！”

程亮直起腰，搓着两只大手上的炭灰，冷冷地回答：“是呀，我心里满欢喜！”

独眼蟹把两只手一伸一举，说：“你应当欢喜嘛，夏老爷高抬你啦！”

程亮上下打量他两眼，反问：“你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独眼蟹指指身后的竹篓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夏老爷派我们送来一袋白米，还有两只鸡婆，给你家女人补身子。”

程亮使劲摇摇头：“别费心，我们身不亏，气不缺，用不着这个。”

独眼蟹嘻皮笑脸地说：“女人家刚生仔，理应吃个饱饱

的，好养个壮壮的。”

程亮皱起双眉，说：“她呀，托大海的福，那边什么都有；用得上，就动手自己捞！”

“往后，她美啦，再用不着辛辛苦苦地下海干那种营生；三天后，请到夏府，专门在风不吹、日不晒的高楼绣房里奶少爷……”

“我家有了仔，不去侍候人！”

独眼蟹蔑视地一撇薄嘴唇：“不就是个女仔吗？”

程亮自豪地一挺胸膛：“女仔也是我们穷苦人的后代根苗！”

“臭烂女仔还不快些扔到海里去？”

“你那小主子为何不扔到海里去？”

“珊瑚沙怎么能跟珠宝比呢？”

“你胡说！穷人的骨头最重，穷人的骨头最宝贵！”

独眼蟹绷起面孔：“闲话少叙，三天后送人上府！”

程亮圆瞪起二目：“你给我拿走！当心我连鸡婆带人一齐扔到海里去！”

“你，你发疯了？”

“这就是穷人的骨气，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！”

“你这话……”

“快给我滚！”

独眼蟹一见程亮举起铁锤一般的大拳头，骨头酥了，腿脚软了；虽然嘴巴上还不干不净地骂着骚话，身子却不由得紧往后退。

两个小奴才比他逃得还快，在岸边扶他一把，才使他因为没有惊慌而掉下船去。

渔妇们见那个恶人撞了礁石，灰溜溜地走了，全都长了精神，忍不住嘻嘻地笑起来。

程亮双手叉腰，怒目冲着远逃的独眼蟹，呼呼地直出粗气。

符阿婆忙过来相劝：“阿亮，消消火。咱惹不起他们，休惹了。那女仔，不忍心她死，就给我养。我儿孙子都淹在海里，我想要个仔……”

程亮说：“阿婆别伤心，仇恨永莫忘，把它变成志气，总有清算的那一天！这个女仔，要靠咱们大家来养，养大了是咱们大家的。”

何望来从舱里钻出，也凑过来说：“阿亮哥，你就由着符阿婆吧。要是生了个男仔，我也赞成你今天这样硬气；一个女仔，顶不了你的天，不值花这样大的本钱……”

程亮连着摆动大手说：“不对，不对！就因为生的是个女仔，才应该花这么大的本钱，要不就保不住！”

何望来说：“我怕你吃亏呀！”

程亮说：“舍弃了后代，是最大的损失，我能算清这笔账！阿来呀，古往今来，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嫌弃女仔？财主恶霸这般看，我们穷人也昧着心跟着这样看吗？这对理吗？再不能这样接续下去了！从我这一代人起个头，要扭转这乾坤，要打碎这传统！穷渔家的男仔是宝，穷渔家的女仔也是宝——靠她接根，靠她争气，靠她埋葬这个吃

人的世道！所以，我下了决心，要用自己的性命保护我家女仔。今日当着众人的面，给我家女仔起个名字，就叫阿宝！”





4

阿宝生在大海，大海养育了阿宝。

大海有情，大海富有，大海把自己最心爱、最宝贵的东西，慷慨地捧献给她的儿女——勤劳勇敢的穷苦渔民。

晨光里，程亮摇着小舢舨从渔场回来了。舢舨里载着他亲手抓捕的鲜鱼。又肥又大的鲜鱼，张嘴、搨腮，不住地摇尾巴。

暮霭中，程亮提着小竹篓从礁石旁回来了。竹篓里装着他亲手钩钓的大虾。又长又粗的大虾，摇须、舞爪，不停地跳跃。

阿宝妈吃了男人亲手做的海鲜，海鲜变成了甘甜的乳汁。

阿宝叼着乳头，吮哪，吮哪，肚子吃得鼓鼓圆，小胳膊小腿小脸蛋，一天一天地胖起来。